

中国大众传媒
新闻故事丛书



荧屏连接海内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 编著
赵化勇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荧屏连接海内外：中央电视台的故事/中央电视台
编著.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12

(中国大众传媒新闻故事丛书)

ISBN 7-5043-3461-8

I. 荧… II. 中… III. 新闻特写-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56 号

荧屏连接海内外——中央电视台的故事

主 编:	赵化勇
责任编辑:	黄道京 牟国栋
装帧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张莲芳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30 (千)字
印 张:	16.375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0册
书 号:	ISBN 7-5043-3461-8/G·1320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前言	杨伟光 (1)
中国第一个电视台的诞生	梅 益 (1)
毛主席为电视台题写台标	孟启予 (5)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记 1994 年春节联欢晚会部分节目的产生	
.....	郎 昆 (9)
第一部电视译制片的诞生与难忘的人和事	潘耀华 (13)
电视剧和我	蔡晓晴 (20)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创作拾零	
.....	刘效礼 汪 恒 褚嘉骅 (34)
《跟我学》是这样搞起来的	徐雄雄 (43)
二十年后话《丝绸之路》	任 远 (50)
“难忘今宵”二三事	赵 安 (66)
《曲苑杂坛》的故事	托 娅 (73)
《大风车》出台前后	韶 华 (79)

《一丹话题》 一个逗号	敬一丹 (84)
我给名人化妆	徐 晶 (93)
挥之不去的外事采访片断	陈汉元 (99)
专访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老谋深算的基辛格	水均益 (104)
难忘的采访	赵立凡 (126)
首次现场直播全国瞩目的刑事案件大获成功 ——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庭审现场直播侧记	苑文刚 韩彪 侯军 (136)
我当电视人的二三事	拉 白 (142)
解放军先遣人员进港采访纪实	董石才 (159)
行进在柬埔寨的丛林中	周兴广 (167)
置身在初创播音的岁月里	沈 力 (182)
走上屏幕	李 娟 (189)
人们叫我“阿童木”	李真惠 (195)
我当体育记者的两个故事	师旭平 (200)
我经历的德黑兰亚运会	阎连俊 (208)
体育记者的愿望	岑传理 (218)
申办奥运会失败的遗憾	马国力 (223)
随团访澳电视报道溯记	杜宝文 (231)
外星发射现场直播记	杨宪文 (237)
中日联合报道鉴真大师座像归国巡展散记	左耀东 王元洪 (250)
日全食、海尔—波普彗星转播纪实	苑文刚 (256)



拍摄在朝鲜和越南	叶 惠 (262)
人类首次徒步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电视 系列报道拍摄侧记	徐 江 吴小中 (272)
我们自己的动物节目诞生在大自然的风雨中	孙秋萍 (287)
'98 抗洪抢险采访摄制侧记	张如亮 陈 昕 赵晗光 (297)
回首《望长城》	刘效礼 (314)
航拍长城历险记	韩金度 (339)
两下南极创业	汪保国 (348)
蹲坑札记	冷冶夫 (355)
《正大综艺·长征》拍摄记	杨 诺 (364)
我与电视的足迹	化 民 (373)
难忘的岁月	李 华 (388)
周总理和中央电视台的故事	夏之平 (401)
接待布什总统来访	黄惠群 (412)
“24 小时等着你” ——来自《焦点时刻》的故事	郭 莉 (416)
张明敏及《我的中国心》是这样被发现的	金敏捷 (421)
“心连心”艺术团赴贵州老区、大庆慰问 演出纪实	王萍萍 赵晗光 (425)
关于《实话实说》的实话实说	宣明栋 赵一工 (432)
永远难忘的经历	刘 佳 (442)
几则遗憾	戴维宇 (447)



我与电视

——记忆中的碎片	洪民生 (456)
我和我从事的电视体育事业	冯一平 (475)
我和电视结缘的小故事	赵忠祥 (483)
我到国际部任职	张子扬 (504)
后记	(509)



中国第一个电视台的诞生

梅 益

1998年是中央电视台创立四十周年，这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引以自豪的节日。

1958年9月2日，北京电视台破土而出。当时，它是一个小台，开播时只有几百个观众，因此还不具备称为中央电视台的条件。但它是一个完全由我国设计和创建的电视台，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毛主席曾亲自为它写了台名。电视台建成之后就一直在发展中。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年间，它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中央电视台现在已拥有几亿的观众，是世界少有的大电视台。从它走过的四十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预见它在下个世纪的前景，它必将以更辉煌的成就来迎接它诞生的五十周年。

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是怎样诞生的呢？万事开头难。它的筹建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篇短文想说明它开创的过程，其中有些可能是现在从事电视工作的同志们所不知道的。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1953年开始的。在1954年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一次讨论1953年年度计划执行情况的会上，文办副主任钱俊瑞同志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其中

着重提到毛主席说,要加强对外广播,把地球管起来,还要发展电视广播。我在局的党组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大家深受鼓舞。可是我们在1952年制订的广播事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列入电视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主导思想是建设要有重点,第一个五年是着重发展中央广播,适当兼顾省、市广播;而在发展中央广播中,又以发展对外广播为主。因为我们的经费、人力以及设备生产能力有限,而国际形势逼人,我们必须反击敌人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和新闻封锁。计划中只有派出少数骨干到苏联和东欧电视台学习,并在广播大楼的设计方案中,预留八、九、十三层给电视台。

我们一直记住毛主席对发展电视的指示。1956年春,我们在向刘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时,少奇同志也向我们提出,要发展对外广播,还要举办电视,可先搞黑白的,再搞彩色的,因为彩色更接近生活。这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号召。到了1956年年中,我们的五年计划进展相当顺利,估计可以提前完成,因此我们决定腾出手来研究建立电视台的工作。这时我们首先碰到的难题是怎样确定建台方针,也就是究竟买苏联的设备还是自己制造。有些同志认为我们的技术力量不行,还是先买苏联的,经过消化后再自己制造,也就是主张走50年代初期走过的老路。苏联专家组也认为我们还不具备自建电视台的条件。苏联设计院未经我方申请,送来了建设电视台的建议书,还有建台方案和大批图纸。但是另一些同志认为我们不能老靠苏联,要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我们有弱点,就是缺乏实践经验,但我们也有强项,我们的技术力量总体上比50年代初期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建国初期调进来的一批理工科大学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长期实



践，刻苦钻研，已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主张买苏联设备的人之所以缺乏信心，就是对当时我们的技术力量估计不足。为慎重起见，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多次向专家请教，并在内部反复讨论。到了1957年初，我们终于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共识，下定决心自己动手。

第一个共识是我们有相当的技术力量，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建国初期，我们曾从国外引进好几部大型发射机，这是必要的，既加快建设的进度，又提供学习的条件。但我们不能老靠别人。我们设在北京郊区窦店的对外发射中心有三套设备，我们自己造的比苏联的、捷克的并不逊色，因此，从此再不进口外国的短波发射机。我们当时正在生产的1000瓦中波机，苏联还没有同样产品，这些就是例证。

第二个共识是我们一向重视苏联和东欧的电视研究成果，不过它们还不是很先进的，而日本的电视产品从另一方面提供了技术信息。1957年初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上展出的小型电视设备，启发了我们的思路，推动了我们的研制工作。

第三个共识是我们有相当强的设备生产能力。我们创立的北京广播器材厂经过反复研究，有信心接受试制各项电视设备的任务，北京电子管厂等大型工厂也愿意大力协助。

第四个共识是关于队伍问题。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已有一批专家，还建立了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大学的教授们也同意大力支持我们。1953年到捷克电视台、研究所和工厂实习的六位同志已经回国，章之俭同志成了我们试制组的组长。1956年我们派到清华大学电视技术进修班培训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建台工作。

上面四个共识都是正面的，但是我们又都承认我们缺乏实践经验，工程的难度很大，器材又很欠缺。但是我们要学会自己走路，就不怕摔跤了。我们决定迎难而上，终于在1957年8月正式作出决定，要自力更生建设我们的第一座电视台。中央和国务院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一场几个方面同时并进的艰苦的战役开始了。同志们信心十足、斗志昂扬，非常感人。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安排电视编播业务的准备工作，决定派出以罗东、孟启予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访问。

为了加快整个工程进度，使研制工作和生产密切结合，我们把全部科研力量转移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具体的情况我不多说了。

1957年底，我们得到消息，说台湾已宣布由美国 RCA 提供全套设备，台湾电视台将于1958年“双十节”开播。我们实在坐不住了。要占先就必须加快进度，结果台湾的电视台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却迈开大步。1958年2月，我们的全套设备在黄云同志的主持下已进入最后调试阶段。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在西直门外草场大坑北京广播器材厂大院里，当黑白电视机出现刘慧琴唱大鼓的画面时，在场的几百位同志欢呼跳跃的情景。调试成功后进度加快了，当年5月1日开始实验播出，9月20日正式开播，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一年。

写到这里，我非常想念当年在一起拼搏的那些不讲条件、不怕艰苦、团结奋战的伙伴们，和他们在一起工作真是幸福。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去世了，更多的同志已离岗，他们都鞠躬尽瘁，为我国人民的广播电视事业奠下了基石。人们，尤其是那些每天面对荧屏的人们将永远感激他们。



毛主席为电视台题写台标

孟启予

1964年9月的一天早晨，一缕金色的阳光照在我放在书桌上的一张报纸的报名上。那是一张《人民日报》。我好像突然发现报名的那几个字是那么凝重有力，气魄非凡，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顿时，我心中闪出一个念头：“电视台开播六周年了，我们台标的字幕不理想，何不恳求毛主席也给我们写个台名，作为台标呢？”这个想法一经萌发，就再也无法遏止。我就开始考虑请示信稿的措辞。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几经周折，我所有的文稿信件都已荡然无存，这封信的底稿也就不复存在。回忆起来，大意是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代表北京电视台全体同志写信给您，恳请您为我们的台标题词，请您写：‘北京电视台’五个字，大小格式不拘。我们将制成台标，在每次电视节目开始时播放。这将使我们的台标大放异彩，也将极大地激励和鼓舞全体同志努力办好电视，使节目丰富多彩，满足观众的需要，使节目为观众所乐于接受并喜爱。我们将遵循您的教导：永远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经过反复检视，我用正楷书写得端端正正，还写得稍大一些。自以为信写得还算言

简意赅，情真意切。就这样，请人带到中南海交给毛主席。此信送出后，我谁也没有告诉，我是想等收到了毛主席的题词后，让大家来一个意外的惊喜！此后，我就天天盼望得到毛主席的墨宝手迹。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两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音讯。我开始有点疑虑不安了：莫非毛主席没看到我的恳求信？莫非毛主席工作太忙无暇顾及？莫非我的愿望可能落空？

就在1964年底的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台里，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来电话，催我立即快去。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跑去，那里的同志告诉我，“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一个文件，等你签字收下”，我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封着红漆的大牛皮纸信封。我感觉我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动，我明白信封里装的一定是毛主席的题词手迹。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我顾不得打开信封，就抱着它奔向电视台办公室。我一边跑，一边喊：“大家快来看哪，看毛主席给我们写的台名！”当天在台里的同志都跑来围着我，打开信封，我的手指有点发颤，我小心翼翼地取出毛主席的手迹。在三张十六开大小的宣纸上分别竖写着“北京电视台”五个大字！我把它摆在办公桌上，同志们簇拥着挤来挤去看个没够！办公室里立即发出阵阵欢呼：“毛主席万岁！”

当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想到第二天就是1965年元旦，我们一定要在元旦播出毛主席题词的台标！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播出部主任苏实同志。他说：“对，对，只是时间太紧，有一定难度，不过再难也得想办法！让毛主席看到，让观众看到，谁都认得毛主席的字体！”我说：“好，这事就交给你去落实了。只是‘手迹’一定要保护好，



绝对不能有半点污损！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文物啊！”苏实同志首先想到的是怎样在有限的时间里把题词复制下来。那时，技术条件所限，我们没有复印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任杰同志、苏实同志和朱夏初同志三人到总参去求援，也没解决复制问题。苏实回到台里召集美工组有关同志研究复制问题，一时谁都没有吭声。苏实了解张德生，他考虑到这个任务的重要和难度，就决定让张德生同志来承担复制工作。苏实对他说，复制不能过夜，并又交待了一遍：“千万不能弄坏了毛主席的手迹。”

张德生是美工组担任制作字幕工作的同志，他工作认真仔细，特别善于动脑筋；他从事美工、字幕工作几十年，还是制作电视动画的第一人。目前中央电视台的台标就是他设计的，还荣获了全国电视台台标设计评比一等奖。由于长期伏案制作字幕和动画，当时还是小伙子的他的那双既明亮又漂亮的眼睛患了眼疾，视力衰退得很厉害。虽经医治，但收效甚微。如今，他已是一位有点秃顶的退休老同志，他的双眼也已经快要失明了！

当年复制毛主席手迹时，他明知时间有限，心情也非常紧张，但他想到自己能担任这个任务，是领导对他的信任，也是他最大的荣幸！他想把手迹放在玻璃板下描摹，但台标要求自左到右地横着排列。手头的玻璃板太小，张德生想起地下室道具间里有一块大玻璃板，那是少儿节目用来教孩子们画画的，著名画家丁聪等曾经在这块大玻璃板后面用粉笔教孩子们画画，这样可以看得很清楚。

张德生把五个字一个个描摹下来，为描摹好毛主席的笔锋，他特意用了一种名为“叶筋”的毛笔，又用“白云”笔

写字体，在玻璃上描摹用的是白广告色。为了使屏幕效果更好，达到一定的饱和度，他又加了几层白色。就这样，毛主席写的“北京电视台”五个字，终于按台标的要求被复制出来了。这时东方已经发白。张德生放下毛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完成重大任务后感到了无比轻松和欣慰。

第二天，张德生把毛主席的题词的真迹完好无损地交给苏实，由苏实立即送到机要室保存。当天，又由负责配乐的宋珑、曾文济同志在查阅音乐资料和收听了许多乐曲后，从中选中了作曲家李伟才作曲的交响乐中大约三十秒钟的一段乐曲，作为配乐。下午，技术部、播出部有关同志还排练了几遍。

当天是这样播出的：把描摹好台名的玻璃板垫上衬底放在支架上，摄像对好镜头焦距，当屏幕上时钟的指针指在七时整，节目导演和音响便同时切出画面和音乐，由于时间紧迫和缺乏必要的设备，当天我们只能用这种土得不能再土的办法，把由毛主席手写的台标完好地在1965年元旦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

时过三十多年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时过境迁，“北京电视台”早已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可毛主席手写的台名真迹，已被珍藏在国家档案馆，也深深地刻印在老一代电视人的心中。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

——记 1994 年春节联欢晚会部分节目的产生

郎 昆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一句话，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说过的一句肺腑之言。他教诲艺术家们在平时生活中多注意汲取营养，到时候就能派上用场。我有幸参加过 1991 年和 1994 年两届春节联欢晚会的编导工作，今天回想起来，许多精品节目的产生无不印证了周总理的这句教诲。

1987 年，我在欧洲进修电视编导时，曾无意中了解到我国云贵一带一个少数民族无伴奏多声部合唱团来欧洲和法国参加埃菲尔铁塔的纪念庆典。演员们那美妙的和声及高超的技巧引起了轰动，其中更因为参加合唱的少数民族姑娘无一人接受过专业音乐训练，更无人知晓和声、复调等音乐知识。由于这一点，就更加引起欧洲乐坛的高度重视。当时我就默默地记住了这个节目，希望有一天能在我们的屏幕上展现她们奇妙的和声。直到 1993 年，筹备 1994 年（甲戌狗年）春节联欢晚会时，正当剧组上下均为因多年来一直是少数民族大联舞的形式无法突破而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想起了

她们。在国家民委的大力支持下，来自偏远山区贵州黔东南自治州的七位少数民族歌手（七大歌）演唱的无伴奏侗族民歌《蝉之歌》，出现在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现场。她们那清新的旋律、美妙的和声、纯朴的风格、真诚的表演，一下子征服了全国的电视观众，尤其是音乐界的专家。大家无不为之动容，报之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从掌声中我感悟到了民族的魅力和真诚的魅力。我也为“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节目而鼓掌。

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中的纪实节目《全家福》，是《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同志跟踪拍摄农民家庭四十年，一举打破世界吉尼斯跟踪拍摄三十七年的世界纪录的真实再现。它以直观的、雄辩的事实和四十五年的时间跨度再现了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从而折射出共和国的历史变迁。这个节目从构思到完成经历了多少曲折，观众朋友是无法了解的。为此，《扬子晚报》的记者鞠建夫同志撰写了长篇报道，四十多家全国性报刊均转载了这篇报道。然而这个节目的产生的确来自总策划徐然同志的灵机一动……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时钟已经指向三点，剧组的同志们因紧张地工作了一天而疲惫得睡着了。我因不满足节目的现状而深深地自责着。这时，徐然同志拨开“烟雾”，突然想起了他上中学时曾看过的一本摄影杂志。那本杂志中记录了摄影记者徐永辉同志跟踪拍摄农民家庭二十年，并获摄影大奖的事。这下大家兴奋了起来，要是徐永辉到现在还能继续拍摄的话，应该是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拍摄同一家庭的照片要是放大了摆在舞台上，那该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经过大家的努力，在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的大力协助



下，我们不仅找到了徐永辉和他多年跟踪拍摄的农民家庭，而且挑选了四张代表不同时代的照片放大了搬上舞台。当优美的音乐伴随着倪萍动听的解说响起时，观众们的眼睛潮湿了，我的眼睛也潮湿了……我为徐然同志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而欣慰。

提起《狗娃闹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那群带着一派山野童趣的狗娃和他们的小姐姐，曾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了多少欢乐。这个节目能走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还应归功于鞠萍同志的长期积累。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第一批、第二批节目审查之后，正当大家紧锣密鼓地迎接彩排时，少儿节目主持人鞠萍同志找到我，向我讲起了以前她在山东采访时遇到的《狗娃闹春》节目。当时大家并没有十分在意，一来少儿节目已经成形；二来从山东菏泽调几十个农村孩子进京，大家的把握并不大。当鞠萍同志第二次拿来录像带时，证实了她的推荐是十分有价值的。尤其是当她十分认真地说“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这个节目再加加工，肯定是一个出色的节目”后，大家便毫不犹豫地请来了狗娃和他们的小姐姐。《狗娃闹春》不仅获得1994年“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歌舞类一等奖，而且一发不可收拾的，是把山东菏泽的宋江武术学校搞得热火朝天。这正是鞠萍同志长期积累而使她的判断千真万确。我向鞠萍同志的“长期积累”致敬。

1994年春节联欢晚会结束后，在“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的近40万张选票中，有26.54%的选票投给了悲剧小品《上梁下梁》。这个小品是编导、演员们噙着泪水完成的一次呼唤教育下一代的力作。许多观众在演出过程中